



快乐的郊外

◎陈顺源

## 天祚留证:南通筑城由此肇始

◎陈俊

今人皆知通州(今南通)肇始于后周显德五年(958),然其建城之前乡治情形、筑城始末,则多知之不详。

岂止于此!自汉至南北朝,海陵之东,陆续有胡豆洲、东洲、布洲浮出沧海,至初唐,复有西沙、东沙(崇明岛前身)涌现。料洲上人多以农渔、伐芦、煮盐为业。然而,其间数百载,今人回望,竟如史前文明杳不可寻,多少人间悲欢、爱恨情仇,尽化云烟。尤可叹者,晚唐之前,竟未有军政守臣见于史籍,何况黎民百姓!

学界多以为,宋前南通史迹渺茫,难寻其详。

然而,在狼山北麓,斑驳岩坡之上留着一段文字,因岁月久远,山石剥蚀,有几字已风化不存,然参诸史籍,犹可辨其大略:

“天祚三年□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覲回到此”。

这27字,恰似沧海遗珠,欲诉这江海岛洲千年往事。

“天祚三年”为公元937年,正是南吴倾覆、南唐肇建之时。是岁,权臣徐知诰(后改名李昇)废吴主杨溥,先立国号大齐,旋改昇元,再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三主,徐知诰虽为开国之君,及其子李璟抑或有所建树,然世事流转,俱已没入历史长河,人莫能记。惟徐知诰之孙、南唐后主李煜,本无意皇权,其《虞美人》《浪淘沙》诸作,文采风流,锦绣词章辉耀千古!

“东洲”“静海”,前者为海门古称,初唐淤涨成陆,后者为古时胡豆洲所在,今南通崇川境域。两地向为海陵管辖,然几百年间,治者守臣姓氏,未发现史料记载。

“东洲镇遏使”最早出现于南宋《通州志》。此志早已散佚,幸有其后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引述所记,使得今人得以约略窥见其时端倪:“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

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南通县陈桥乡掘得《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记录姚氏家族“镇

东陲江海”事迹。其后二十年,南通市东郊新桥四村又出土一方墓志,即《姚鏐墓志》(全称为“唐故静海指挥部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冯翊姚公墓志”),记载姚鏐并姚氏家族于此发迹之事,其中提到姚存制曾任“东洲都镇使”“检校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者,为唐五代时部级官员之一,权位约同现时财政部部长兼国土资源部长。然前缀“检校”,则表明此为荣衔,虽不掌实职,然终有京官之尊。足见彼时东洲财富之盛。

今观诸多论及姚氏之文,皆将姚氏解为姚存、姚制兄弟,此实为误读。盖因对石刻、史籍、墓志表达之谬解所致。“存制”易解。方志行文尚简,省姓而称,为古人笔法常态。然则狼山石刻独作“姚存”,便以为另有“姚制”其人。此大谬也!狼山石刻缺“制”字,个中缘由实为古时避讳之故!昔时帝王名讳,举国同避。徐知诰之“知”与姚存制之“制”同音,姚须避“制”之讳。至昇元三年(939),徐知诰自谓李唐后人,更名李昇。皇帝既已易名,旧讳自除。故姚鏐墓志(945年镌)得复全名。然置碑者遵循惯例,于“制”字末笔特作缺笔,留作印记。

由此,石刻、史籍、墓志,三证互勘,遥相呼应,遂使唐五代江海遗事,历历可考。

天祚三年(937),海门静海都镇遏使姚存制为表赤诚,亲率子弟,西赴金陵,朝覲新帝徐知诰。想是其登基伊始,龙心甚悦,温言嘉勉。姚氏归途,春风得意,便想着该留下些什么,过狼山时便命人刻下以上文字。

立于狼山题名坡,抚此千年留痕,嶙峋石纹间,恍见彼时姚氏子弟喜形于色、志得意满之状。此字为谁所书,已不可知。从刻工论,虽为恭楷,然刻痕稍浮,深浅参差,显系即兴镌就。

唐末藩镇割据,天复二年(902),姚存制始领东洲,至天祚三年(937)朝覲新帝归,未几卒,经营东洲、静海凡三十五载。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引《通州志》云:“制卒,子

廷珪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廷珪犹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今城是也”。直至后周显德五年(958),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大破南唐兵于东洲,淮南遂陷。姚氏一族治静海东洲绵延五十春秋。

按《后梁书》《资治通鉴》所载,姚存制治下前期,吴国与吴越国曾三争东洲:开平二年(908)兵锋初试,乾化三年(913)烽烟再起,至贞明五年(919)鏖战尤烈。虽未提及姚存制参战之事,然其子廷珪时任东洲静海军使,在末战中被吴越水师所掳。不久,吴国遣使赴杭(吴越国首都),两国息兵通好。其后二十年,江海无战事。

姚存制身居东洲之地,然慧眼独具,早窥狼山形胜之要!遂趁吴越交好良机,向西拓展,营建静海。

南通千年城郭之基,实肇端于此!

天祚三年(937),姚存制率众西去金陵时,或因呈献静海筑城方略,得新帝肯定,其职衔即由“东洲都镇使”擢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制之后,“西拓”大业未辍。接棒者静海都镇遏使姚彦洪(姚廷珪之侄),“更移雄镇,开拓狼峰”(《姚鏐墓志》语),至公元943年“静海都镇”(今崇川旧城区)雏形初现,东洲、静海“行政中心”遂迁于此。《舆地纪胜》引《通州志》载,姚彦洪建静海都镇,修葺城郭,“设东洲为丰乐镇,布洲为大安镇,西沙为崇明镇,狼山西为狼山镇”。此亦为“崇明”之名最早见于信史之中。

后周在此置静海军,不久改通州,辖静海、海门两县。宋、元改为崇州,后又称通州。清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始称南通市。

“静海都镇,今城是也”。南宋绍定二年(1229),王象之纂《舆地纪胜》发此感慨之时,“今城”已历二百七十寒暑。犹忆十数年前履新崇川,立于静海城池古地濠河之畔,偕诸位同道筹谋旧城治水。但见濠水悠悠如故,而“今城”已阅千年沧桑……

## 不会忘记的一天

◎杨大明

时常有人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我往往婉转地回答道:“我的生日是1945年8月15日,所以老爹给我起了这个名字。”领悟较快的朋友马上反应过来:“哦,你今年80岁啦!”我颇为自豪地说:“是啊!我的生日正是日本人投降的那天,这是一个不会忘记的日子!”

20世纪50年代,我上初中,父母在南通县工作,我跟祖母住在蒋家巷。祖母卧室的西墙上挂着两幅放大的照片,上面的是我的祖父,下面的是我的二伯父,他们都早已过世了。当时祖母已年近六旬,空时会给我讲讲家史。

我的祖父曾是县政府的一名小职员,中年因罹患急病猝死,家境一落千丈。万般无奈之下,祖母将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两个伯父杨磊和杨明中学未读完,分别到裁缝铺和中药店当了学徒。我的父亲杨俊在南通中学上学,成绩优秀,他的舅舅颇为看好,将他带回家,供吃住。

1938年3月,日寇在姚港的长江边登陆,南通沦陷,鬼子兵在城郊清乡扫荡,烧杀抢掠,酿成多起惨祸。城里百姓无不心惊肉跳,惶惶不安。两位伯父因供职的小店经营艰难,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更为恐惧的是,生命可能随时不保。大伯父每天上下工都要经过西吊桥,倭寇在桥头设有岗哨,检查来往行人。行人必须摘帽弯腰向他们行礼,稍有不慎就要挨揍。有一天,值岗的鬼子兵发现大伯父的右手食指、拇指和虎口处因长时间握大剪刀磨出的老茧,一口咬定是使枪造成的,说大伯父是“老四(新四军)的干活”。大伯父争辩,小鬼子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并要扣住他不放。幸好裁缝师傅和多名熟人及时赶来,向小鬼子鞠躬,证明大伯父的身份。小鬼子这才放了人,临放行时还不忘在大伯父屁股上抡了一枪托。

血气方刚的大伯父回到家后,把此经过告诉了二伯父。二伯父拍案而起,悄悄地说:“小鬼子既然怀疑你是‘老四’,那我们就当真正的‘老四’,揍他个小鬼子!”大伯父欣然赞同。原来,二伯父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并与地下党组织已有联系。商量好后,二伯父马上出去找到联系人,打听到去如东栟茶新四军根据地的路线、接头方式。回家后含含糊糊地告诉祖母,说要出去一段时间。兄弟俩带了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他们顺利地参了军,安顿妥后,才托人向祖母报平安。祖母又悲又喜,悲的是一下子两个儿子离开了身边,喜的是坚信他们走的是正路。

因兄弟俩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受到部队领导的重视,先后入了党。二伯父被编进陶勇司令的部队,多次参加对日寇的作战,并数次负伤。抗战后,他随部队渡江进入浙东。倭寇投降后,又返回苏中,转战苏鲁一带。1948年11月9日,二伯父不幸在淮海战役碾庄一战中牺牲,时年26岁,任华野四纵34团政治指导员。

2014年,我们将二伯父的有关资料从徐州淮海战役烈士陵园转到南通烈士陵园,园方即将“杨明”刻在纪念碑背面的烈士名录上。二伯父也算是魂归故土了吧。

大伯父凭做裁缝的一技之长,曾一度担任军服厂的厂长。后来,他坚决要求回到作战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南京刚解放,他曾随所属部队进驻南京大校场机场,后到苏南剿灭太湖水匪,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校,1959年转业至地方工作。

1945年8月15日,是欢庆胜利的日子。这场伟大的胜利,是无数像两位伯父那样的爱国青年用热血生命换来的。

昔日的“庆儿”,如今已入耄耋之年,但历史绝不能忘却!

